



09956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仕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三即能爲古文辭以其業贊都御史吳訥太子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爲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有貞居首命學士王直教之上甚屬意焉居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一

二載特爲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脩預脩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咲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下所司議行父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挾上北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

有貞知兵邲王時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與安等問
計有貞爲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
都爲便興安等不以爲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
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
說進得直支淵閣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
御史俾填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
宜行事易 璽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而郡民驟聞
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粹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
之皆歸業有貞乃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
群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二

相團結而不藉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
爲官用會虜敗退有貞罷鎮徵還京師充經筵講官
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譎急欲大
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
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
數爲言之 上 上 不荅國子祭酒闕循以爲言

上曰是徐瑄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
不遷不能無望循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
貞悟始改今名無何河決山東之沙灣尼七歲隨築
隨決饒道沮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爲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治之何以決故洄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
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悲與之期
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
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
之中製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
而至於大澤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
接河汴用平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
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楨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
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
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
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
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
年而告成有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
恠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
云聖人無欲有貞沈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
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
鐵能融珠乃溶鉄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
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
功成而八景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駁
駁用矣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八太上皇

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復爽耶遂與謀決南宮錮而上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術治河命則閣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能救而從之下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于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

封也居旬日亨復言

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四

衛推成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爲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華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軌等埒時

上旣以虛

已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闢

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

稍稍裁衡之且爲

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爲之

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民田不法

上

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擬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糾亨它

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亨馳
訴於上謂鵬乃已修克監永猶子結諸御史爲永報
讐言

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諸御史

具亨事俱有驗 上怒曰亨即寶汝曹何不早言

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
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

上謂有貞賢實使之

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請廣東右叅政李賢謫福建
右叅政諸御史獨揚瓊張鵬成而九疇綺等從輕比
謫矣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情留之有貞旣行而有
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

兪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五

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考窮極鍛鍊無所得
而摘其誥詞縱禹神功語謂爲所自草坐大逆不道
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
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
是慘於我我且歸而石亨益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
里而又二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
貞才而惜于謙才甚於有貞其寃有貞又不如寃于
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
間頗以詞翰著聲音鬱鬱不得志而死

舟州外史曰是三伯者而皆材人也靖遠材而欲武畧則優與濟材而巧武功材而躁其隱忤忍割偕有陰隱然而靖遠差寬之矣不然以麓川之三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也武功之占候奇矣其事再驗一不驗幾遂悞國世之所謂不祥人也耶

王越字世

昌大名之濟人少補諸生長軀七尺餘風骨奇

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舟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八

六

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束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縮諸道章奏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以某薦上嫌其貌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

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
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脩堡寨爲經久計尋以
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
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
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
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
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
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
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
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
奔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

七

羊器仗稱是 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
與越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謀知虜滿都魯
孛羅札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而分寇西路而其妻
子營於紅益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
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
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
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
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欲歸
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
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旣以

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奉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己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詞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八

之納奸甚密而直方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而身監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益豔之乃謀於直以虜首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州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炫其功恨之乃爲直謀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旣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

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揚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牙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盜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上嘗曲晏而內伶為戲者，以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前問為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咲。

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而戰馬萬七千足，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疋。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為其

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
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
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軍劉寧敗
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宓梁延綏總兵許
寧敗之於三里塔檜十二人斬首虜三百七十七人功
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
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獲稱大師而
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
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
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旣行則姦事大露 上乃命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十一

給事御史論紕直八罪因併紕越詔削越官爵追誥
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時等
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
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寔名能知
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瀟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
同列而故吏將佐多昂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
鄉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爲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
史致仕越居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
恤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
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條變幻出沒神鬼故

不復持名檢軍行過陝西秦王晏之奏伎越語王下
官之爲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酌否因盡乞其伎女歸
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
戶調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樞大喜曰寒矣手金
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
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
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
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
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
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一

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濬田池射獵帳飲聲
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衰會家近京得通於中
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
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
於進止便凡再薦弗稱旨時屠瀟爲吏部德越而中
貴人廣更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陛見上慰喻有加
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
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
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
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

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
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
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而穢其行夫以
越之阿私中人啓邊釁耗國本即有功細不掩罪何
貴哉然至于今西北邊疆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
瓊方之蔑如也使居明世亦可以鞭箠使哉

弘治三臣傳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少治易傍通他經子史三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

十一

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
恕不喜為古文辭其學務以明禮適用本之經術博
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
寺副所讞決必麗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
之 朝而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楊淮南大都會也恕
以直道精心為之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
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且別市藥以施病者其
人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群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延
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褒衣
講說恂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

政使揚人挽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而嶺寇有犯贛州者怒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爲左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殺畧而礦賊亦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怒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怒事事經畫有成筭首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盜巢平之殲其魁釋脇從之衆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怒持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賊者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十三

乃下令曰拔殺一人即抵死衆肅然亡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怒仍家繪一像毋憂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當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豫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詔不聽罷而他所疏荒政甚詳上爲之蠲賦有差例入朝議事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齎携商貨而縱橫郵道間妨糧運且及弭災數事惓惓民力上爲之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所損益

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
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
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携二童
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
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
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
市相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
銀鐺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
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灝別為私郵以通滇省會
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泄而錢能復使使乘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十四

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
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
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
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
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
衣書各一橐無纖毫增掌院之奉幾叅贊南京守備
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
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
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頗不
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

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留者相胡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勞力而治乃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彩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美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

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葵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瓊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汗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跡詭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

洵怒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怒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怒尋復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齎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怒共事然益心服怒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蓋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

舟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十六

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後黼南京怒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多報可天下盜服怒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怒疏果至至為謹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

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上崩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上時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是時恕侍經筵時酷暑啓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

弇州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十七

後進慕說之而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鶴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尤激恕不憚待罪私第上疏乞休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䟽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豈亦熙豐時也上復優詔留之乃止時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爭之上巽辭以報怨益自奮南京守備太監蔣琮

與御史姜綰等許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听御史湯鶴故嘗以經筵譏恕者他亦諤諤有所論建言許州守劉槩以書稱之引所夢爲證事發而太學士劉吉惡之下詔獄欲坐槩妖言律論斬而鶴亦與同罪恕力辨其不然

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槩鶴皆減從成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爲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成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宮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陛下慎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十八

之將來耳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爲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脈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之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太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据

其上瀆怠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書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瀆也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上特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着詳回奏恕不憚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辨

弁州山全續稿

卷之八

十九

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入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爲之奮晉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楨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

焚其傳草而罷濬楨不究愆意不能平復上疏辨復
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
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
而文奉心怏怏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奉
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相公齒王公負
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日詵
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驚神大
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之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
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
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齋手勅宰醴綵幣存問益月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八

二十一

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
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
白氣瀰漫入視之瞑矣計聞上爲輟朝予祭葬特
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大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
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墮其

聲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辦論史傳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鉤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竒多
膂力嘗與群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
踰冠舉鄉試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
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傳大體時
領臺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文升以
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九

稱墨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毋憂
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
升能制之小歛或人爲諺語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
卿丁父憂歸成化之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
從子指揮璫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
之大敗事聞金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 詔逮巡
撫諸臣俱下獄而即家超文升爲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
萬人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時兵已發則簡
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

忠屯中路賊來敵與戰殺傷相當居數日復戰少利而伏羗伯毛忠意輕敵先登賊徼其歸路戰死衆懼欲退而文升乃率麾下爲後繼且令斬先退者衆始得不敗文升復言於項忠盡焚城傍草及斷汲路賊始稍稍因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以輕騎往未得要領而文升復繼之滿璫乃乘間出降而滿四等復鼓噪堅守會得降人楊虎力故與滿四腹心使爲間而誘之出伏兵執之石城尋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於項忠釋使歸里而命右布政余子俊平夷其險歛戰鬻悉

奔州山人續稿

卷之十九

瘞之以少牢祭其人悅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潼關軍餘火竭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爲劫掠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族之不即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土民數千授之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綬旱文升前後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已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

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王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奉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入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而爲巡撫多詞伺將吏小罪輒速罰馬而釋之將吏旣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十九

三

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評驗夷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繫管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廷昔誅董山詭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

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爲言於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憾於文升矣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

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已欲自出以爲功至遼左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納然銜其敵禮且無所饋而陳鉞則飭厨傳盛爲供張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儼從皆有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而直則已密疏言文升實激之變於是復偕刑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言而文升得戍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寃之汪直旣傾文升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虜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當陳

敏厚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夜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緘縑之爲賸人益稱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文升至而其地旱文升策之歲且侵乃預江南糧二十萬石舟費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以賑貧且平糶藉而毋流孳召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即命守臣請合三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他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

引代文升而間之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

余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九

五

務留政爲一新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見於文華殿賜綵織緋衣一襲從幸太學坐聽講於彞倫堂侍經筵賜白金文幣寶鈔上躬耕籍

田與行九推禮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陳且出藝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

穡艱而藝語何爲咸遂巡却避公卿愧之時太監陳喜以方士鄧常恩言誘先帝於嶽鎮海瀆俱立碑

爲隱語下寘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什碑發函入寶物于宮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如簡風憲重刑獄禁據拾嚴考覈申命令廣儲畜驅術士清僧道節財用皆

鑿鑿中窾 上皆爲嘉納時 上山陵未畢而中官
郭鏞請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持不可而少詹
事謝遷亦言之乃寢四川山西浙江建昌穴異漭作
文升上書言之語甚危且請行賑施蠲採辦銀課與
額外徵稅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
故二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
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
師大水上䟽陳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而嚴覈
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
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九 六

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
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
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脯餼因問計文
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
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
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喻度固難且不
足屢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折諸
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而果還
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姪溥相讐殺巡撫欲因以爲

功請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
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升
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群神爲民祈請馬
政弊甚苦孳生寄養者復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
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
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
夫勲柱國而文升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端聖功得
諭德王鏊等十餘人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
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尤朝弊孔賴上
初窒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九

七

而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
復諍以爲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
體上皆爲停弗行貴州苗叛文升奏遣鎮遠侯顧溥
討之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遂平西虜數入寇
甘涼文升請使游擊將軍魯麟擊之而調延綏洮河
兵爲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虜乃退哈密忠順
王者故元遺孽也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
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
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吐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人
畜併奪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

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填之阿
黑麻怨明賞薄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
哈密虜陝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
百騎守之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
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
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
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
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讎豈不能大發
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
徽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

弇州山續稿

卷之八十九

八

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矣皇清
寧宮災 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

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上言團營軍餉於後甚
矣不可復相苦楚蜀灾亦不勝採伐而三厰有儲木
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也
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可蓋落成而公
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
百戶賜錦幣亦優等而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甚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
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十餘人使選練管卒待報

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訂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非文升不可於是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陝西諸郡地震裂水湧多壞廬舍文升乃復條上十餘事而其切陝利獎者取回織造絨氍中官停止不急征歛上即行之又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爭之切上謝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飭歛倪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天下吏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

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母枉以彰黜陟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九

九

典文升頌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僚而給事中吳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叅政者躁喜事因孟養兵以攻猛密設伏邀擊大破之殺獲且盡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讐者名

爲我也且蠻夷自相殺而我乃爲不令之臣役何也
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
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
陽諸陵廟文升因悉攷天下災異上之而條脩省
十餘事已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塩
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脩武備慎刑獄十事皆

優詔嘉納始文升之爲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
知無不言恕直而劉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
傳誦之而所樹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十九

十

已去公卿無不見染者彈疏媚上獨不能及文升以
是名聲益著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虜

警充斥不能盡得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

亦微示倦天子方嚮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

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讓矣上崩梓官

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

不稱疾武宗立諸大禮皆預與劉健首而慰賜亦

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言上即大位吉鹵之費

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

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者文升言

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中上最慎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爲太后兩宮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瑞慚恚誣文升抗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九

十一

旨更下內閣府部大臣會議如文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總制兩廣快快不欲行流言聞于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嘖嘖以爲留侯疏傅不能過也歸之又

三年而焦芳猶脩郊構於中貴人瑾用小快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鏐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殿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韋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世爲東平人自宋而有都統制寶者從南徙著籍

華容十二傳而爲按察副使仁宅以循吏名仁宅有子是爲大夏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九

十二

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郎中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而創邊釁大夏欲抑紂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灑破侵占城地西畧諸土夷敗于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豐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骨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尚書

欲許之大夏謂由鴨綠江誰不知便顧迂之而待今日始有微意在乃弗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再爲左布政使大夏之三任藩宣日夜講求民瘼吏弊所創革必經久不爲目前計一切以身當之而旌尚風誼舉隱逸試士經術不小倦陳獻章者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顧獨與大夏善而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時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祀河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九

十三

亦精心無倦裁省供億禁斥貪殘一時肅然盜賊亦爲之衰止大夏之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亡何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若而數辭疾前復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慮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上常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小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達之搗虜乎延綏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上曰即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三

擬也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柰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而戴珊亦從傍贊其語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人誤蓋前是上以問大學士劉健等亦力言其不可上猶未簡也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然而上上其恩似未足深怒也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師執之而已上默然已而曰若固爲閔珪解也大夏惶恐頓首謝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可輕弃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

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而不得恃其部落疆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而不至損威乃

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弱欲各宿兵於其地大
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
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而中貴人
監京營者恚失兵爲後造飛語揭之宮門上以示
大夏而諭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
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
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撫
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之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九

十一

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
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上命大夏偕大夏
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

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
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風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

之矣旣而謂大夏不至即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旣而璋果不來大

夏與陳寬等叅上

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

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
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以上悉之

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
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
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
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
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拔作威
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
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
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資金幣肴醴
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召對良
弁州山續稿卷之八十九十七
父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
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
廷謝恐它人或觐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
之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恐不免御
史糾故已之且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劉健爲內閣
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而大夏珊獨屢
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上益重之珊以
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上謂卿珊何以亟求
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
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客

且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
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
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大夏所條奏十
餘事皆剗切有詔行而上少而從左右爲狎游幾
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詔進
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遽續廩給扶
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
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
政與中貴人脩大夏郟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
焦芳比而譖諸瑾曰藉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
弇州人續稿卷之八十九

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
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
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而無敢以語瑾者屬
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瀟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
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不能
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調大夏家實貧始永
戍甘肅衛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損
金以資道路費大夏謝不受居甘肅久之瑾誅始放
歸尋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
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

教子弟爲敦睦耕稍贏即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

弇州外史曰私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俞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陞蓋以才力勝者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九

十九

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風哉造膝之語小有傳者覺主聖而臣微不及也人謂恕似魏玄成韓稚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遜之大夏似李沆司馬光又曰恕強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文升練差用術其然豈其然哉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里中
墓誌銘

墓誌銘

通奉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浙江

江公墓誌銘

益嘉萬間欵有名臣江公云而江公所與曹者中丞

方公少司馬汪公也汪公余友也江公務於敦脩自

是不斲赫赫聲然生而汪公爲之傳卒而方公爲之

狀矣而其塋也介子某不遠千里儼然衰經以誌銘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

請曰治命也夫江公不斲赫赫聲而二君子爲之傳

且狀者則若知之矣夫余嘗一再事公卽署間不能

盡知公而公乃能知我者何也則豈其以汪公故狀

有之江故蕭姓至唐而丞相邁者以不能事中人

獲死子楨避地江左遂爲江姓家篁墩歿而墓溪南
子鄭守之爲溪南里人元末有弘宗者仕爲州倅以
擊賊顯自是世受耕而封駕部公才乃始推其衷爲
小豪里中駕部有六子俾其叔季子受博士詩公其
季也七歲卽日誦數百言十六補邑諸生尋廩於官
公之爲詩駸駸叔上矣而數奇凡五試始與計借

罷再試始成進士今高安高安劇數能敗其令而公
至則以廉儉簡易將之所賑郵務單赤捐不急微無
良歲侵不爲災嘗憫後夫之窘於祇候者遣之歸曰
安而室郎緩急呼汝已無不立應諸生朱誥居恒與
郡結納而有所睚眦以病死傭中之獄久不決公立
得其情坐誥徂使律郡爲請不得也自是高安令課
最甲諸邑其徵補臺垣選亦甲諸邑而至則授禮部
主客司主事人或恠之意公不樂居臺垣者公遂巡
謝曰今固不知當何曹也無何奔駕部喪服除仍故
官尋又奔繼母張喪謁選久不調公曰有限故有競
吾其居不競乎哉上章請南得駕部少宰安陽公恠
謂郎何自南公復遂巡謝曰郎自便南風土耳安陽
公歎曰是安得長者言吾愧吾官矣公之爲駕部主
給郵符屬新令不得濫給郵符而有挾重請者尚書
業許之公固執不可尚書無以難也曹當審役舩乃
先期具疏草尚書上之得減舩百而一切差次藉自
公手請托不行遂定爲審舩格其自爲主事以至員
外郎郎中皆不離駕部所封父亦如之而毋鄭及繼
母張亦得封用久次遷知廣信府下車檄諸屬城毋
自汙郎守寬汝三尺不寬汝矣首蠲無名之費金若

于者風之富人紀崇者實不殺人而怨家置僵屍於舍傍以中崇前守避蜚語不爲理御史按崇欲實之公力爲辯御史強謝公退而語監司曰守不畏累富耶公聞而歎曰是何言也守受誣墨卽不愈於纍受誣死崇竟得白而是時金吾校奉詔治真人張氏塋自負徹侯子當封不能無騷擾公貽詩以毋噴家風爲諷校恚劾郡從事不奉詔辭連公其大帥朱公約得上事乃已頃之張氏奪爵罷治塋金吾校乃大愧屈時段御史挾袁州相而橫方按饒而有叛卒自閩歸者道且出袁州嶠之左乃取道趨豫章狩言

欲投浙依故帥胡公公策其抵廣信必反 謂御史曰卒且反反而吾信諸屬邑俱無城必下幸發兵討之御史愕曰此撫臣任也揖公出公急歸選壯士甲而登陴賊覺之乃徑薄玉山玉山令倉皇負甲走賊遂大掠公移檄責數之募能得一賊級者賞若干賊自疑欲潰而撫臣所遣兵亦漸集乃復走之聞以壞散御史既素銜公強項而內愧之所論劾疆事不能及公乃劾公以計吏疏而格銓部不聽尋復挾袁州相得監軍再論劾公以疆事下兵部議調公如御史言人復恠問公所繇調公復不荅方治農圃野中意

豁如也而撫臣胡中丞爲薦之朝善中丞者謂不難
御史乎哉中丞曰吾知守不知御史也然御史與袁
州相繼敗而公即家除鄖陽守鄖陽素聞公名不言
而治未幾擢江西按察副使尋移浙江爲右叅政鑛
人負西安銅山鼓鑄者以千數數行剽新都公條上
所以弭之者四筴未及行而賊已破婺源轉薄休寧
及歙公請於臺發兵要其歸墟之途乘勝錮諸銅山
以次第受四筴論功賜白金絲幣若干進江西按察
使再進雲南右布政使甫之任以肺病投劾竟歸時
銓部已擬貴州爲左布政使公復投劾乞休寢其奏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四

趣之官公病良已甫復任而銓部之爲政者新謂公
尚未起乃舉前奏報致任矣傳則云公始讀禮倡其
宗治宗祠再歸而祠成乃始治居室老乃就溪上治
草堂其所爲右文辭雖工然益自遜曰不佞安敢贊
作者藏名山奉堂成篋其中以示爲江氏後者耳季
年罷胥篋獨有莊氏屈氏司馬氏書謝雜賓賓獨殷
司徒程漢陽及中丞與不佞道昆墻東拓地五畝闢
華黍堂堂下墻者樹瓜蔬衍者樹秫樹黍客至率取
辦羨食酒漿始其配吳夫人賢而佐之已目肯廢委
家秉四丈夫子更月視膳羞稍溢則佐以公糈有上

客則合諸子鯖鄉大夫居家無如公適矣公長不滿
七尺屹若泰山敢寡言出若括中黃而中命君嘗擇
地而履及其坦坦自率則委蛇若遊龍望之凜然就
而視之若承景舍光不見其跡嗚呼知言哉乃余所
竊窺江公之爲循吏也於守令深矣再拜之又再已
之而無幾微見顏色其去名也遠矣二君子之不忍
泯泯公也古史氏意也余安敢不操管而隨其後公
諱珍字民璞家居時歲月一至漸江徘徊不忍舍學
者稱之曰漸江先生卒以萬曆戊寅距其生正德戊
辰春秋七十有一可學娶方可章娶邵可登娶曹可
余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

王

均娶程爲太學生所謂四丈夫子也女二適郡諸生
方廷濟太學生汪居貞孫男四人塋在某所銘曰
俛得三事而疇抑之俛得上壽而疇奪之天兮人兮
隕然順則而不知猗與夫君隱者以爲畫臣而顯者
以爲逸民耶

奉訓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梅巖郭公

暨配吳安人合塋誌銘

里居而有苜蓿來謁者其貌墨而瘁若不識也已而
徵其爲故人郭君子直郭君之爲祠部郎而余弟世
懋稱同舍郎以是與余善而其去祠部而謫遠邑去

遠邑而郡去郡而南武部也則嘗知之然何以遽墨而瘁若不識也驚問曰病憊乎曰憊矣憊得之痛吾母之不逮湯藥也吾父之可以大耋而不大耋也雖然猶覲有釋者是將瘞矣必子之一言而榮施之地下乎余故不文然竊悲郭君之意而志之按狀公之先世爲華州人有太保公禮者自華徙汴又三世而昭乾者自汴徙杭遇異人授以牡丹竒方遂業醫又三世而仲敬者以方療宋高宗疾驗得賜國姓自是稱趙或仍郭云而郭之籍海寧則又七世之爲詵者始也 明興又六世而爲封推官某能脩其業甚著

全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六

其居邇崇德遂占籍爲崇德人嘗娶故邵康僖公之從女而舉公公生而端重不妄瞻視封公意才其兄某使儒而奪公於醫俾習軒岐家言康僖公召試之曰仲可儒也公遂復棄醫而儒以易補博士弟子尋入太學升上舍祭酒陸先生深試而賢之數爲延譽公卿間而會其配沈卒乃歸謀繼而是時里中吳翁者拔高貲長女爲安人其生有祚且淑公聞而委禽焉或曰繼也將難之安人之母沈感異夢曰必歸郭無貳安人甫十六而辭容備婦道矣公旣以連試不利乃就選人格高等得雲南臨安府推官公旣用盛

年練事持法法自豪猾始夷膽爲掣兩臺及監司恃
公重已解十八寨誅殺已清蒙自曠場已監水西宣
慰兵平都勻苗竟事無諱者會討安南而滇師扼其
背安南請降帥以公偕閩帥往受之公行箚竿中陳
黃檜厲聲揚天子威德陪捧首待命閩帥噤不能
嗣一語人以是益稱公御史檄公入棘所得多知名
士至竒公文而梓之公滿考兩臺交薦剡上封公官
如公毋邵爲孺人吳安人封如邵而公之當備端雜
者數矣竟以格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有巨商
緣舊引爲姦私者公至悉發之凡十餘輩當坐遣乃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七

求貴人緩頰弗聽齋千金重亡所入則以移賄監司
改牒而曲貸之公即日解官去臺爲下檄強留乃已
時先後御史徐宗魯高崧皆能知公司與提舉司閩
縣三篆俱缺徐公至悉以委公而公據牘而理之立
解蓋三綬若若也閩有水口者爲同知署最壟利柄
高公舉以委公公代署十八月其國課踰於後先且
倍高公每舉公以勵百吏曰是安得盡若郭副者郭
御史可安枕矣公恆謂刑猶火也不戢則焚人利猶
水也不遏則涸已以故在滇平反無害而於閩尤斤
斤持風節顧數以材起有富官聲而亦用是見嫉且

歸矣公歸而封公與邵安人年俱八十無恙乃歎曰
吾嚮者汨汨擾擾遠宦中幾忘其所爲人今始得之
謂安人父何好曰好眺則爲築延攬樓居之又何好
曰好客卽安人坐庖次漿酒羞膳不罄歛而應矣邵
安人老不任政安人代爲政所以共奉邵安人旨豐
過於舊也久之封公與邵安人相繼終公毀於外而
安人毀於內顧於歛舍喪葬之儀秩如也蓋皆以孝
聞矣公雖以儒故棄醫而其於軒岐家言素習至推
以療人疾無不立起晚節戶外履恒滿損橐中善藥
應之不倦尤善農事時時行課赤日中子直跪而請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八

曰大人幸貴何自作苦公曰農恒業也貴非吾恒有
也安人則亦善蚕晝夜緝緝子直亦請曰毋得毋勞
乎安人曰女職也且吾而不勞誰當獨勞者凡公之
居官治外不問內急於公不能及子其扇閉束約與
所以誨成子直皆安人任之矣沈孺人之母錢老而
迎養之均禮於邵安人無間也及死均其塋於吳翁
沈媪無間也姑及中表之戚惠施若困取矣子直既
成進士爲行人奉使歸再拜稱觴公與安人懽甚然
未嘗不以礪節奉公爲戒及坐公累謫而意安之子
直之再遷南武庫也急公與安人欲歸而公止之曰

母再羅簡書也吾行視若於是偕安人過子直之官邸乃謁孝陵已陟雨花臺歷牛首据燕磯酒間慷慨叙致六代興廢數百言聽者悚然目爲異人子直私自幸得以其官養而安人病念家公與之偕歸矣安人性不妬忌而公晚益壯饋餼御內如少年以故有所置媵若而人其產子女若而人安人疾既亟出橐中金珠組帛面首衣舄而等分之或謂安人有他子耶且子直長安人徐曰疇非吾子也子直尋扶服歸而慟欲絕會

上以冊后恩安人當得封命公好語子直若胡過毀爲以一女子厘王言不死矣然公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九

內邑邑不樂歲之初忽召其子女偕而屬子直曰若母少於我十年而不能待我安所恃久手產籍柝而二之曰某以屬若某某以屬二豎子以大事悉在若

者子女若傳之而家室之適公倦且休矣予何病

病在兩股間若刺藥之愈旋病脾不任藥遂卒卒時語子直勿苦如念迺公者讀書強爲善而巳公雅嗜吟咏無表馬聲伎之好治三徑杏溪之西渚所往還獨其伯氏某及沈呂三四君子邑大夫以鄉飲賓之爲一赴卽謝不往公所著有征南錄八景集過庭私錄藏於家壽七十有八安人壽六十有八其子姓婚

嫁具如左嘆乎公起三舍起贊大郡佐運綱迹其所
樹立不偉然男子哉識者猶謂格不能盡材以爲恨
藉令公未遽罷當不令嘉靖間寥寥循吏也安人之
以女德終始無間可媿也已銘曰

鮑村之墟厥土穹窿樹檟已材輔之梓松有鳥來栖
而呼郭公孳尾翩翩借卽爾官佑爾子孫俾熾而豐

文林郎南京

道監察御史山泉慎君墓誌

銘

隆慶初余守吳興部而始識慎君之爲人君中形胡
鬚髯半侵面其行步警蹙如也而稍與語天下事慷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

十

慨激烈若無足當其意者至談稅文楊屹千古異乎
其入之也悠悠乎有餘思矣自是余別去以至得請
歸里君歲必一來來必移日其他問訊之使以春秋
計則必出所疑於古載籍者乙而就實以余之不學
幸不及敗而久之稍不聞問則君之子報君死矣余
病不能走哭君獨未盡廢筆札以故因君將卜塋采
君事於其子爲之誌銘而返厥幣君姓慎氏諱蒙字
子正其先自慎清以太避法繇魯昌平鄉徙而之趙
家大原再傳而爲到顯名諸侯間至宋有鑛者自秘
閣校理出知湖州悅其土風因家焉遂爲湖之歸安

人又十餘傳而至君君生而資穎敏好讀書弱冠通經術工屬文聞越人諸燮先生善易徒步從之游時故廷尉汪公文盛今少師徐公階先後督學政名能知人讀君文而竒之曰是子利如錐安得久處囊哉亡何果舉鄉試高等自是聲稱愈籍籍然人困公車間不復收垂念載始成進士謁選得漳浦令漳浦故多豪善持長令長短君至則一一以柱後惠文繩之又明察強斷晨朝諸吏有所顧問吏喘恐無人色所彈擊不問貴顯居間路絕一切治理流傳傍邑環取則若師帥然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十一

尚出攻剽聚落掠金帛子女司阨者懾莫敢誰何君乃擇邑下豪胆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僞與盜通佐之攻剽若嚮導然蚤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豪從甲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尚書以爲能下凡一徵君拜南京某道御史他鄉史多脂膏詞伺帷幄風旨君獨不爾固已一切不便之而尚書胡某方視師兩浙挾權相分宜重時浙冠甫靖而胡猶用軍興法脰十五郡民脂血以其半入分宜庭半私爲橐中物而又營酒醉則營蒯人命君念胡蠹殘我桑梓無已時而身在臺力或

能得之數移書沮止胡竟不省乃上疏極論其事大畧謂治天下如治病病有緩急則藥有標本日者與兵命將付以東南兵餉假以便且不爲稽制諸所治皆標也其藥皆雄附也幸而其標稍就緒而不知根本已銷亡矣而當事之臣顧益巧立名色漁獵不已夫病去而雄附復施病必益深治而攻擊如故本必撥當是時疏已上權相內自慚而尚書且懼且恚百計謀中君以臺事不得則中君令時事屬大述職計吏遂逐君御史既以最超拜不當預計計吏故不及御史而會君所別抗疏論科場懷挾獎諸詞察方畧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十一

嚴甚士子有犯而削籍者爭譁君權相以是得陰喝臺省行意焉時宗伯孫公陸國子祭酒潘公晟聞而不平日以覲去御史又去真御史法安在將白之朝君力止之曰夫去某者非誤而故諸君度力能勝之耶柰何以一官重不肖累君歸而胡意猶未懃謀所以陷君沈思久之鄉人叅胡軍事爲畫筴曰公故嘗平白包巾反者而此子曾書諍之強坐以鉤黨可也乃察伺君亡他狀而會君巡視江防時有兵仗十餘掩得之以爲君反形逮下獄羅織其家人子俾爲證獄且急按浙周御史及君鄉人吏科都給事中沈

君爲營救得小挺而胡以言官論逮事乃大釋君雖得釋然家已毀而又不肯別治生以是益困第日取古文書辭誦之如所謂商丘歌聲中金石者居恆謂其子懋賞建文故賢君中挽於事幾不獲終吾以向者在臺時擬白之未果而罷然吾每飯未嘗忘建文也於是草封事數千言大要以遜國委命歸建文以應天順人歸文皇以繼志述事歸今主授懋賞俾上之懋賞以謂君同年馬相國馬公讀而吐舌曰是不難上即叵測毋君乃公何懋賞歸以報君君歎曰固也若愛我柰何不使我有身後名於是益讀書多所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十三

纂輯謂明興風雅於唐盛矣作明詩選文體垂三變而鮮折衷焉作明文則學士大夫於詩尊唐而斥宋宋且廢是惡可盡廢乎作宋詩選進而諫爭欵欵有餘誠矣作忠懇錄退而徐觀乎俗斷斷有餘感矣作作警世編慎之先邈而其裔則益滋我將爲整齊馬作家乘錄讀何氏記游山而躡之謂胡以僅紀游也作名山記其他若所謂陳將軍集齋山志王荆公摘粹南臺奏稿者徃徃甬脫草而人傳之君乃喟然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公何人也而稱竊比不佞乃獲老死是間足矣足矣以故且讀且著書終其身

不倦至年七十二病腰痛劇神氣不少挫謂二子必
得王元美志吾幽二子泣受教目乃順時辛巳之四
月二十七日也余既志而論之曰分宜盜秉而世起
羶焉當其時固難言哉卽仕者夫豈唯言孫也雖危
行亦鮮矣而君故取其所甚嬖而擊之其所甚諱而
暴之異與之獄岌岌乎僅身免耳君不以危故廢其
直不以身退故廢言天下事不以老故廢學男子哉
乃其所稱竊比者得年而亦比之可以瞑矣懋賞又
亟爲余言君歿之月餘而里人賈林者暴死三日蘇
自云至一大官府有盛服據案者君也謂林姑貸而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

十四

罪杖之數十既循其股則有青赤痕若受杖者夫神
者聰明正直而一之而又何疑焉君諱蒙字子正別
號山泉娶於潘二子長諸生懋官次卽懋賞皆有才
行世其家諸子女婚娶許左方銘曰
語所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於士庶幾哉君其人
非耶噫其用恒厄而氣恒伸其形有盡而名不泯生
爲直臣歿爲明神噫

奉政大夫同知泉州府事三泉陸公暨配陳宜

人墓誌銘

陸於江左偕朱張顧爲四著姓至宋而有光祿鄉景

山者顯江陰數傳而爲元海北道肅政廉訪使吳興
莊簡侯厚文再傳而爲布衣治以避兵徙常熟又四
傳而爲贈太僕寺丞侃侃子温州守潤潤子福建都
轉運鹽使隆恩隆恩子諸生朝介世世受經術篤學
砥行而其仕者有循能吏稱朝介曰筆峰翁寔生公
公諱一鳳字子韶生而豐頤偉軀秀美髯望之若神
人弱冠以三禮試諸生卽衰然首補上庠受餼嘗讀
書於虞山有三泉繚之因自號三泉公名日益高然
七試而七不利最後有司異其文而錄之舉第四人
自是益有名公卓間又八試而八不利主試者至爲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

錯愕歎曰今年復失陸生耶乃謁吏部選尚書張公
瀚侍郎劉公光濟得公文傳賞曰嗟乎彼三百人者
何人也雖然吾不負子以第一人辟拜福建泉州府
同知泉濱海歲屢中倭而公所治海防當其勁公始
行地謂料羅澳賊衝也而當上游可以重泉簡勁卒
爲水寨戍之而鱗鱗翼其外人謂鱗鱗費不支寧小
減以趣時指乎公曰不然小減者大費賊也既他海
舸皆以颶敗而公所御獨亡恙尋受臺檄偕諸將夾
討海大會林鳳於廣之惠潮大破之覆其巢鳳僅以
五舟遁諸將椎牛酒相賀公獨曰禍本猶在也是且

走海南諸國而伺我解謀之果走呂宋國於是以重
兵蹙之且諭之而呂宋果迫逐鳳有所俘獲上獻因
請得入貢比於暹臘諸夷臺下議公執曰不聞職方
氏有呂宋也柰何以小夷効小順而穢我大鴻臚典
臺難公當如何曰疆場之利專之可也以臺勞取羈
縻而已諸與議者咸服公而公以功薄當上格詔賜
白金一鎰時安平俠李戴羹以使氣借軀名嘗私大
奸而橐之陳明陳貴者盜魁也而連於獄公授賊曹
以秘計後先皆生致於法巡撫龐公尚鵬巡按商君
爲正竒公材而薦之謂當不次超拔復徇吏民請留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六

公公乃不果遷而臺寄益重凡三署府篆再署晉江
南安二巖邑以至清戎籍理屯政課鹺法晨起推案
簿牘山積隨啓而盡益終公任毋宿留者吏不得因
緣爲奸惴惴戴三尺而辨始泉多山田爲伏稅相勝
公悉撥出之以寬瘠者又寬監監禁曰吾責課於彼
而不使之出息邪自是鹽歲登餘逋額而時有作
繻乘傳者自嶺左右抵閩已數十驛遺公詰之立厭
臺爲交下旌曰使閩得三四陸丞者吾儕可卧而理
也公益自奮以徇知故不甚愛其力而當盛夏下攝
永春已又攝德化往來山谷中侵於瘴遂苦痢大作

猶治事不休俄而疾革守丘公問公以身後公不答
唯舉一二郡政當釐正者而已既卒無以爲歛門生
葉廷鳳莊望力經紀之喪始克發公佐泉滿六年其
德於泉士民甚深既發巷哭路祭百里壘壘不絕群
鴉隨而統之者三日嗚呼公可以無愧其先稱循能
吏者矣始公之治三禮也諸能爲三禮言者甚寡而
公治之精故其束脩受業者累累而知名士爲方比
部策徐進士太時莫太學是龍其隴泉而再當行省
比諸生公輒膺辟棘以內所舉復多知名士若陳紹
功黎時中陳鳴熙何喬遷兄弟皆服公之精爲刻其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十七

所著於泉而名之曰三禮奧義云公娶於陳爲撫州
守言女是曰陳宜人宜人之自陳歸也以其橐從甚
侈改而從率素筆峰翁喜客爲滋味公悉脩贄而資
之不給則宜人簪珥佐之矣公之母曰湯孺人與筆
峰翁後先病皆裕醫藥老終裕附棺喪從易塋從厚
也禮與毀稱鄉黨嘖嘖曰孝哉陸公也已而曰非特
陸公孝也抑亦有內助焉而公自是所爲德非一筆
峰翁沒則奉翁之弟朝獻養之如翁已撫翁之少子
一虞而資其室已奉丘嫂周而養之如朝獻已誨其
孤姪嚴暨光重誨其族弟一驥爲諸生然公時時語

人徵吾婦誰與吾爲德也蓋稱陳宜人云而陳宜人念公壯而未育子選於里而得淑曰吳孺人以薦公暮而有子會公捷留省報至宜人大喜曰二者所得孰多請於公名之重科毋使頃刻遺襟抱也重科今亦爲諸生有名矣然陳宜人竟先公卒得年僅四十九而公至六十三嗟乎以公之材起徒步五品佐大郡天子方破恒格而登用賢又騰最婁上郎三事奚靳而竟止此惜哉然公年六十三不爲天三十五而成鄉試不爲晚躑躅公車者踰二十年而始就吏部選人非用公者晚也公固自疑於格也甚矣格之能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十八

困天下材也重科娶於張爲光祿監事希九女舉男子三崇禮聘王氏問禮聘周氏皆宦族學禮未聘女一許字譚文煥其塋也以萬曆辛巳之十一月某日啟陳宜人之兆而合之墓在某所狀出比部君策所謂受公業者也重科之婦張則吾甥女也故不辭而誌之而銘之銘曰

是長於邦而宜於室其用不究德則一子孫保之永終吉

故光州知州進四品階警齋子暨元配吳孺人合塋誌銘

弁州生曰余讀泰亨之草其王父警齋子狀而感之
益余感於國功令也夫唐八司馬材人也而坐姦黨
謫彼其窟荒服禦魍魎益僅待之以不死而以不削
仕籍故至拜相若异列常伯若禹錫郎呂溫柳宗元
雖蚤夭而不失爲良二千石警齋子之治光州也數
以嚴能課最當遷非有簠簋之累以干簡書一中蜚
語輒罷去不復收竟終其身夫警齋子之去守僅二
十九而其卒也七十矣以發硎之銳匣之積四十一
年而不獲吐中間雖三奉明詔易銀而金易青而緋
天子之恩無所不覃警齋子若少貴而其不獲伸如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

十九

故則寧非功令使之哉吾所以感益感警齋子之不
得爲八司馬也警齋子之先爲郎丘貞公至孫文獻
公而渡江幾二十餘世而司諫公徙分水又數世而
古川公來爲崑山州學正蒙家焉古川公有三子中
一子夭其長者留崑山爲警齋子之始祖少者徙東
鄉遂割隸太倉爲余之始祖以故余雖少於警齋子
二十餘歲而忝大父行警齋子之祖曰承事公慨有
二子長曰時雨以子任用貴贈儀制主事次日時暘
以警齋子之仲氏汝康貴封南京祠祭主事其部皆
曰禮而分列南北人榮之祠祭公娶安人有五子警

齋子其長也生而穎秀絕倫過目輒成誦祠祭公異
之使受顧方伯先生夢圭易先生每有所草博士言
輒口占使警齋子書警齋子既已書則臆而錄之別
帋且盈篋一日顧先生發其篋大驚曰安所盡得吾
言乎警齋子謝曰當書時臆之耳顧先生曰去矣吾
不能長爲而師也警齋子自是文思溢發所爲博士
業必根底理道其氣沛然而辭燦然十八補州諸生
受知於提學御史羅君二十四舉於鄉明年中南宮
選尋廷對所射策高桂文襄公擬之首甲而阻其長
冥次甲明年補河南之光州守光州東南界鳳陽而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二十

西抵楚之麻城其俗雕悍不憚犯法急則走三番以
自匿蔽強宗豪家時冥耳目於守左右爲把持計守
亦姑屈三尺以徇之苟得相安而已警齋子至則一
切盡掃除其弊亡所縱舍發擿姦隱有神明聲而大
指實在寬欲以所不忍者施之葺屋單細信陽民有
罪不至死而坐死者請於臺願得改讞王光州臺謂
光州嶽嶽惠文不難汝耶民叩首言死光州手無悔
警齋子果爲之辨而未減之警齋子好以其間至學
宮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擇其名儒親爲之師而
資養之若劉給事繪最愛幸而次則喻司徒時李選

部時春輩皆旦夕亡間有吳道南者繇他邑來充椽
史警齋子目而異之曰若故何業曰儒不成乃試吏
郎命以二題其文奇警齋子曰异哉而之自棄也延
爲諸弟子師業成後竟第進士而河南歲當大比御
史檄警齋子入棘俾司彌封與故葛端肅公守禮偕
而屬之曰試事一取二大夫處分劉繪果得第一人
喻爲第三人李亦前列而光州之名偶無遺者時稱
爲龍虎榜而警齋子前已兩被臺薦入覲計課最還
而益務爲精明吏及大豪惴惴盛夏若負霜雪外戶
不閉道不拾遺而有鄭坤御史者以請告歸多從冠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二十一

虎縱暴閭里間警齋子悉捕置之李而還所侵民田
十餘頃鄭啣之甚不敢報乃陽爲輸欵以心腹事警
齋子而御史王君儀當行部王君故嘗委警齋子以
棘中事者也而有所察訪托一司理司理復有所托
則一云賴子恣行脅人財事露鄭乃入說警齋子曰
械其人而白之王君必大喜以子爲能刺姦也警齋
子如其言當是時王君亦不以爲恠而鄭素善王君
入說曰君乃能容光州守甚善雖然守惡少年欲借
君以立聲亡所不露矣王君始心動謀之鄭公益飾
警齋子他事論罷其官方警齋子之得罷而其配吳

孺人亦卒吳孺人者故水部公某孫女也家世素貴
盛而性馴謹自然規節又習於女紅烹飪之事二十
而歸警齋子時祠祭公織齋起家戒恒食母得進魚
肉歲時伏膺孺人必選甘毳而奉之公喜以語顧安
人曰賴新婦口爲肥矣且幸不自吾家橐也警齋子
夜讀書恒至丙孺人未嘗不泝澣統而佐之他辛苦
必敵嘗甫貴而病卒卒而警齋子解州事不能以喪
歸諸生劉繪革率三十金贖始得歸朝祠祭公意弗
懌謂吾所望於若者何而止此已自指曰吾尚儒生
巾衣也警齋子不敢明所繇跼踖謝過而已云何仲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二十一

氏成進士乃稍寬警齋子而至受封則益寬然警齋
子居恒自謂不獲一命爲親顯嗛然若無容而當其
身論出處則夷然弗屑也王君來守吾蘇又飭吾地
兵備不自安曰柰何以一蜚語錮才守使所親風之
伏闕辨辨可復也且以百金贖警齋子謝卻之曰勞
苦使君嚮者雅知非使君指郎辨而復奚足貴也警
齋子性耿介一毫不取予其始歸而橐不能百金乃
計口節腹輔以計然之策計歲可累數千金而祠祭
君沒時遺帑與產甚厚悉以讓諸弟弟曰以慰吾親
地下人相目謂警齋子生平不妄拾一錢此爲錢詎

正百緡賢者不可測乃爾警齋子性不喜食酒中歲
忽喜酒而量亦驟進時時要所厚飲必盡歡暢嘗指
鷓夷而笑曰此君實知已有子四人彬彬不替家教
而少子榮鼎尤朗拔爲諸生能得其父心家僕與邑
貴豪之子閔連日一僕死攝令者爲吳江蘇丞由給
事中謫脩杯酒怨於警齋子而坐榮鼎故殺謀誣人
死罪脩四載垂得白而榮鼎夭於是警齋子之橐若
洗矣始甚痛榮鼎之非辜既而嘆曰陶朱公何人哉
命也而最後直指明其事捕逐豪子不獲家亦破人
以語警齋子歎曰彼亦命也光州之鄭橫益甚後守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二十三

馬晉白發其狀諸寇虎皆敗鄭自恨死人以報警齋
子曰吾嚮者命也今彼亦命也蓋劉喻諸君子與其
良久而益思警齋子爲生祠於城北十五里久之警
齋子病卒時萬曆甲戌之五月也警齋子諱三錫字
汝懷爲人坦直遂性不設城府不汲汲脩鄉曲譽久
而人信其長者始爲詩有元白風文亦得眉山遺意
而不甚好之五十遂棄去曰天惠我以逸而我承之
勞以此責名筆研間不亦左耶知者以爲達而余獨
未謂然曰甫康衢而躓之我其柰何夫我尚守而誣
之肆我尚能而詆之拙我其柰人何天幸惠我以媿

質重之以脩啓我於此之卹大而立德次亦立言人
其柰我何恨生晚不及警齋子之壯而進之後舉以
示似警齋子者皆不能用也警齋子始娶卽吳孺人
繼娶唐孺人丈夫子曰爲吳出者曰按察司知事重
鼎娶丘氏大學生岬女太學生鼎娶毛氏思州太守
希原女按察經歷貴意娶張氏廣平令權秀女次卽
榮鼎娶顧氏太學生允默女榮鼎夭而婦哭之亦夭
重鼎貴惠皆後警齋子卒女一適諸生葉恭焮而天
孫男六泰亨邑諸生卽草警齋子狀者娶秦復亨娶
楊繼娶錢臨亨邑諸生娶張恒亨娶梁咸亨聘顧震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四

亨聘周孫女四其婿沈應德孫日昌徐自得馬天馭
也適孫者以哭夫死適沈徐者俱夭死曾孫男五志
夔志臯志益志元志稷曾孫女二墓在邑東二保食
圩之新阡益泰亨之言曰傷哉吾王父之弗獲早卽
土也則以歲晏儉故夫豈惟王父吾父按察君亦弗
獲瞑矣於是強自力與其諸弟謀以乙酉之某月某
日卽其地塋而吳孺人禱焉禮也於法得附書

銘曰孰謂而且貴甫爲能吏而不見庸卒以屏棄孰
謂而吝施千金之遺棄而弗睨以全吾悌孰不愛其
子子以寃死委而歸諸理孰不愛其名其州人之何

也澹乎若無可稱嗚呼茲其所以爲鄉先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

廿五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耆德拙齋詹翁墓誌銘

詹翁之爲侍御君父也而賢其卒也蓋加耆之七年矣卒又可十年而葬塋而以侍御余君之狀來請誌銘某不佞辱侍御君之知於少日其敢以不文辭按狀翁諱文疇字得慶別號拙齋詹之先南陽凡三徙而爲遂安之古明人父曰廷振母余有丈夫子四翁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一

其叔也方翁之有室則已相率而備志養於二尊人會其父沒哀毀踰當自伯氏之強力起家而翁得寬其身扶侍尋亦沒仲氏孱不能支翁始自勵持門戶竝竝有能聲出則里中人相目曰夫已氏者而非可以仲狎也會家當析箸翁弟取其畝瘠者而以善因時故居積亦稍稍裕嘗客游錢唐夢母汪謂曰兒歸矣兒歸矣寤而驚馳六百里抵家則母已前三日逝度翁所夢夕也號頓幾絕久之始一進饘粥益三載一日矣翁之起繇儉勤積第尚義好施乃天性其產不能中下而跡其所施恒屣屣什之歲旱饑里有饒粟

而閉糶者翁傾廩以食饑人不足則出藏器服以貴
直賈閉糶者粟而以賤直粟糶者已餽工多爲枯槁
穿塹以引水其下田與人借濟歲大疫屍枕相望公
行視戚執調棺殮而他寔殍則躬先僮幹收而瘞之
其舍東山嶺斬絕翁父所置梁通道者也久且圯翁
爲復之亭其上舍北去王村七里徑二道廢於漲翁
爲鑿山架石以便涉者自翁之子理成進士至御史
益得饒於力然益好行其德不衰所爲怨者毋論睚
眦而上皆忘之所爲德即一飯不忘也翁既念倍父
母諸兄弟獨仲在得卮酒未嘗不共之相與慰勞怡
矣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二

怡然至一及父兄艱苦事輒涕涔淫下不止也始翁
祭諸子皆任家顧獨御史君內文任經術俾受春秋
於進士語溪徐楚舉鄉薦一試於春官不第歸翁曰
豈其有所不足耶俾質之錢塘江圻圻故世世受春
秋學者也讀其義而歎曰行矣吾所有毋出此者矣
御史君果遂第御史且滿當封翁而以星變中讒罷
不及封有司賢翁而以例給冠帶翁爲一襲而笥之
曰吾故禍寬博且輕也自是足跡絕城府強之賓飲
亦不再赴翁之卒以隆慶戊辰四月十六日其生則
弘治壬子十月初二日也娶鮑孺人少於翁二歲而

先十歲卒有婦行語見趙太史誌中子六長琪次理
耶御史君次玲次玠次瑄俱鮑出次璋側室汪出孫
男十八澄淵泮涵涼沐淑洛洵汶澄津涉浙瀾澎
俱太學生泮王府奉祀淵邑諸生孫女四適諸生
余穆俞應宣盧汝沛陸官魯孫七可賢可尚可道可
貴餘幼塋地在里中茅平廟坂寔啟鮑孺人之兆而
合焉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耶而胡以斬一命之榮於厥
身非耶而胡以壽考今終而繩繩其子孫夫取福不
欲盡而爲德不少衰其所不欲盡者乃其所以遺者

牟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三

耶其澤流於唐而魄止於斯耶噫

俞仲蔚先生墓誌銘

王峰之東踞鼻水陽者爲俞仲蔚先生墓而先生之
塋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內無停哭也廬以
外無停泣也邑內外無停歎息也既大歸視其紼有
凝溫者益送客皆雪涕云而先生之友按察使顧君
謂不佞章志最習先生宜爲狀子最知先生宜志而
銘其窆封之石不佞唯唯顧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
文仲蔚其字先世崑山人婁業儒而其父評事公某
始顯重由進士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佐散署

邑不得志病卒公是時甫十三也而哀瘠踰禮又能上奉祖母黃與母陸養莊事兄某而撫弟某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經生業顧好爲古文辭多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爲馬鞍山賦摻別山事靡挂漏而辭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其名固籍籍矣又二載補郡諸生是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寰吳貢士中英咸推先生爲忘年友而歸太僕有光行稍近名能經術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頗目爲甲乙社云然先生用調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

里固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窶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泔澣絜而助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羹佐之若梁肉矣先生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絕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宛然昭明所遜次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吳興堂行筆出入褚河南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以方韓蔡茂如矣先生白哲美風神秀眉目賦頰飄鬚

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氈衾稍及冬加以貂
胃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談笑無凡語所
耐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客去亦無所報謁其最
後稔益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
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
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他嗜顧
嗜竒不食酒頗耐食其間於島渚間洵一拳石市其
果袖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
使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王
君道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學使者具君遵與中
令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五

丞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邵君王君俱稱
詔賚束帛醪米邵君移書欲得先生文以爲式而先
生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守李君以志吳聘余雁
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叅政王君叔杲以三具水利
造質爲成一編書而已崑今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
今程侯達右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
伺先生色以間不得也程侯歎曰古所謂徵君真先
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爲禮祭復賻之至議舉而祀
於學官先生生以正德壬申六月十七日卒以萬曆
己卯八月初四日配卽梁孺人太學生某女子一伯

安以瞽廢然有志行娶周氏女四婿爲邑諸生朱懋敬徐世承顧紹臯懋敬早卒孫一尚幼孫女一許字王宣鼎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言曰始予與左司馬汪伯玉遇燕中伯玉驟謂曰疇爲布衣冠哉而余未有應也伯玉慙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謂名傳也者非傳名者也嗟乎士苟束髮不能通一畝而剽其似以糊口於四方固毋論已卽其著者採瓠翰攄藻麗下上今古而割榮自樹然得毋遊大人乎哉當士之始爲業也實者九之名者一之及其就也而億矣名者九之實者一之夫以仲蔚之空室蓬戶禍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六

衣蔬食不厭以托於著述也夫豈爲刺促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不衰志行不少削乃真仲蔚哉夫安得不布衣冠也子與之與仲蔚通也以不佞乃其相善殆甚矣仲蔚於今詩不甚推子鱗而其於古也行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爲俶儻吊詭者哉故宜銘銘曰

塋而卜得繇吉曰遯之賁是爲霧豹文明以止於巖其文死而逸民者耶玄晏靖節其人者耶

趙慶士東衢墓誌銘

有趙仁甫者以鄉進士司嘉善訓其所爲詩曰楚遊

稿余讀而異之已而知其爲吳明卿所舉士也夫明卿以一公車業識仁甫乃能侷其詩得之然是時仁甫業弱冠耳將無亦能以詩報明卿乎哉不然何其似明卿之甚也仁甫旣應御史聘司蜀試得賢豪士如明卿且借計吏赴南宮試至維揚而其父處士君死矣一日杖而衰墨其容謁請余曰惟是不腆先君之狀爲嚴給事從簡草敢徼吾師明卿之惠以祈不朽於志若銘余故善明卿而又嘗異仁甫詩能無許按狀處士君諱卿字國賢其先爲宋秦悼王廷羹悼王之叔子曰穎川安簡王德彛六傳而爲昌國公俊

避狄難自安丘徙閩之候官遂爲候官人有二子曰彥忠彥裕皆歷官通顯其後仕宦與宋相終始至明而有官合浦今者傳子纓以逮君君旣不仕故人人稱趙處士亦或曰趙王孫君生而母吳見背父纓博學長者然頗不能問家而君少則膺治生任奔走什一養父及繼母陳以故不遑儒而其自喜任俠不寢然諾又善謀策爲人筭事輒中十不失一諸夫人行皆心折之矣當其養父母調聲色柔而薦之而其馭家衆以嚴肅辨昧爽起盥櫛履行扃肆間差次勤惰毋敢飭情報者君所蒞卽米鹽瑣細靡不得任以故

所受產薄而不失養居恒衣布素食靡重味然至飲
客供張夙具待旦時時入厨舍視醪羞毋令客耻也
箸君又能豪飲飲輒舉數十觥船不醉酒後耳熱刺
刺是非人人以其亡他腸弗較也仁甫僅十餘歲已
工詩屬文眉目如畫君撫之輒喜曰必將大吾門乎
及舉鄉薦君問孰當而司者爲明卿而後喜可知也
曰兒度不受凡日賞矣仁甫文業日益進所游知名
士益廣君時搜其篋中得還往詩札輒又大喜曰是
吾夙耳之以爲非人間人今幸爲人間人兒又辱與
善耶仁甫以久射策不第君謂兒姑及吾壯而升斗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八

食我既司諭嘉善君來省視官舍念仁甫僅一子而
幼謂仁甫若母以西走蜀北走燕而顓內顧憂吾代
若父會歲朔君起自筮忽曰吾其歸乎冠幘謁孔廟
已又謁城隍神類訣者歸而病瘵壅弗肯進藥又三
日啜茗氣條然久之乃卒距其生正德丁丑春秋六
十有四娶邵氏有男子一郎仁甫其名世顓女一適
高而夭孫一曰以忠女三尚幼塋卜於闔之遂勝里
蓮池墩拊故昌國公塋傍嚴子又言君益時時勉仁
甫以忠清顓云爲大書俾頽於室其舉以忠而名之
也曰侯舉仲而次名之清而後畢吾志也是宜銘

銘曰君所得志於文士者仁甫爲之子子而吳生以之塋而不佞紀之君可以死矣惟忠與清所未究而深有屬者此耶逝者所矢存者所履噫

周處士惟岳墓誌銘

周處士諱夢山字思仁更字惟岳崑山人也其先自吳興徙而有高年公壽誼者至百十六歲高皇帝爲之讌便殿詔天下行鄉飲酒禮益以高年公故五傳而爲贈御史公燹又一傳而爲叅議公震叅議公娶於高無子卜貳乃得朱夢有山移於舍而舉君遂以名焉君少卽吐穎鶚爲文有健思從叅議公宦浙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九

稍下筆則屈其同舍子之長者歸而試補諸生輒高等君負材旣又以生感異夢芥視一第試高等當廩讓其次當廩而老者久之遂不能廩而益好讀古文辭其舉子業亦稍稍移而古當是時里人吳中英先生有聲公車其門日月旦關而君以掌大刺投吳生及入則抗行分左席所据論落落出其上吳生益賢之爲游揚大人間君夷然弗屑也君旣漸老所試漸不利而有三子中子之稼亦次補諸生君遂盡去其業移而詩已又移而酒所從酒人慷慨浮大斗奮鬚白眼仰天烏烏毋問壘大小不耻不止君於書無所

不窺而晚節尤好浮屠老子言手抄華嚴經成帙曰
西歸道險遠吾以繡也再從子曰金華守後叔以君
洪飲不治生欲風之君更呼與飲竟醉不得言金華
君欲以嘗君益沃君酒而徐叩里舍子長短君亦閉
目弗荅也金華君乃伏曰信乎翁之爲長者矣君差
長於俞仲蔚而每凡事之謂五言長城吾所不如仲
蔚亦時時推君云與惟岳飲殆欲傾家釀與談名理
使人中夜忘寤息君又竒王舜華文而善之以故當
君卒而仲蔚傳之舜華狀之且曰塋而須賢者以毋
朽也然君卒之十年竟未有誌銘之稼乃來請曰遲

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

而得子言庶幾不孝少道矣余一再晤仲蔚頗能道
君善如傳語余時卒卒不復問君何人亦不能審君
在否而今得傳與舜華狀讀之始若寓耳者君性孝
友其產控日尚能撫諸弟妹而養之娶於諸所謂三
子自之稷外之程之穆其伯季也之穆側出女一適
余從子王一藝孫男五女五墓在其鄉銘曰

魂無所不之其西土兮而有華嚴之言以指迷魄吾
能審所歸其下土兮而有不腆之言以永無隳之者
不可追歸者寧有知噫雖而之不知姑以慰而子之

思

章質谷墓誌銘

章叟諱文字簡甫後以字行其先自閩徙而爲吾吳之長洲人趙宋時已負善書名兼工鐫刻而叟之大父景父浩尤著至叟則益著叟生而美鬚眉善談笑動止標舉有儒者風寧庶人國豫章慕叟能而羅致邸中與故知名士唐伯虎謝思忠偕伯虎覺其意陽清狂不慧以免而庶人卒謀反挾叟與思忠從行謀脫身不得至中道乃盡出所賜金帛予守者弛之夜分偕跳宵行亂軍中幾死者數矣裸袒二千里而歸謂其父相抱哭時叟年僅三十自是其稅益高訾亦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一

小裕蓋又十年而復遊豫章時朱邸諸王孫故亡恙素聞叟名爭延致爲上客叟飲醉間遊庶人故宮徙倚歎息歌黍離之章作傘曇慟而後返吾郡文待詔徵仲名書家也而所書石非叟刻石不快待詔每曰吾不能如鍾成侯戴居士手自登石章生非吾茅紹之耶紹之者趙文敏客也而是時祝京兆希哲王太學履吉陳太學復甫彭徵士孔嘉有所書亦必屬之叟叟他所摹刻華氏直賞齋帖陸氏懷素自叙孫氏太清樓右軍十七帖其能奪古人精魄如生動即榻者贗古得善價而其人莫辨也郡歲中倭亡脩塚墓

好者叟日以困而故分宜相欲登 肅帝所賜制書
劄諭於石而聘叟往留相邸四歲所而後歸分宜敗
邸客毋得免者於叟畧不濡人謂叟善爲客往客寧
庶人不死今客分宜相復不濡叟咲曰吾嚮者以智
免今者以廉免雖然吾去吾待詔與孔嘉遠矣待詔
故辭寧庶人聘者也孔嘉則辭分宜相聘者也叟性
好客雖一室亦必潔治度置圖籍藝鼎之屬客至相
與厚姿盤礴歎賞小時則呼茗茗已呼酒酒至命爇
諸賢士大夫如待詔輩磬折而入委巷不避也叟好
客且時時從博徒遊所得訾隨手散盡至卒而不能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二

具喪禮其明年仲子藻爲人傭書強自力以倡其伯
季塋叟於武丘鄉采字圩祖塋益萬曆甲戌之三月
也翁以弘治辛亥生得壽八十二娶劉氏側室周
氏子三人草娶朱氏藻娶周氏芝娶沈氏女三人嫁
吳銓高某孫枝孫男女共若干人叟不欲自名其書
而楷法絕類待詔嘗爲待詔書三乞休草家第以爲
待詔也示藻而後知之三子皆能習叟業藻於書尤
精客吾家久益塋之十年而始謁余志且銘之狀草
自錢處士元治

銘曰跡乎藝心乎士食乎徵仲氏何以不朽惟藻意

元羹爲之銘且誌

詹處士墓誌銘

詹仲子之棄其官而奔處士翁喪也念弗克視舍殮仰天而號曰何以追我誅於是天下之工爲史者汪伯玉前以傳壽之矣仲子曰不可復也走千餘里謁余請文其隧中之石乎事狀幾三千言而避其溢曰某行某善得之父兄若姻黨者也某行某善得之間左某子甲以至枝作臧獲者也庶幾戚疏遠邇亡間矣余故善仲子而素嚴伯玉曰請以伯玉之史而信且夫不知詹翁知詹翁之子乃爲之誌曰詹之先以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三

卜事楚曰詹尹其後有黃公者避晉亂徙居休寧至宋而爲寒松先生初學大儒朱子嘗慕稱之其子曰宣教郎陽是爲桐川先生又十餘傳而爲翁父里士公有起以寬博能治生稱至九十餘乃卒里士公雖壽富然長不能過五尺至翁乃長七尺目光如曙星聲若洪鍾多膂力輕躡爽警工手搏挽強與他圍棋六博投壺蹴踘之技皆不習而解嘗與群少年獵較南山下獲鮮必剖之均既而盡謝群少年曰吾不能從若曹慢遊也十八客漳州而里士公有仇家構悍令持之獄就幾抵死翁馳令庭請代語迫侵令令怒

擇大槌槌之至五十翁不移語令稍悟乃寬里士公里士公既以翁出則鄉黨籍籍稱翁翁益折節爲孝謹母病甚嘗糞而後藥之又素惡雷既塋而雷震其墓翁乃藉苫以守閔歲始已里士公歿而伯氏亦塋不任塋則翁獨任之有形家子夜造翁謂塋甚利少者翁警曰利少者得無於長者不利耶吾兄弟一體此言胡爲至我顧趣更兆必兩吉而後從事既塋三月始歸即冰雪不守處又嘗主高祖之祀祭歲贏金而息之凡二十年而得百金以屬其三從子助曰吾老矣若佐我新高祖祠俾後之人毋忘始也助故孤

介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四

貧鬻身爲他里傭翁贖而養之誨之至有家以故感奮畢力佐祠翁又捐帑而塋外父母土又爲之樹孤兩婿甫女而家中落皆賴翁至成立幾復其故金有光輩博士弟子十餘人有聲他里舍多趣之不能無望翁翁自若及老而失業歲所以存問歲時有加乃相顧歎曰長者故自不可意中測也翁之好施予急人之困蓋自天性然間左間歲侵則粟浮出豐不巧入以爲恒其所授技若醫汪生之爲方燈人之爲機發皆精自翁至成名而翁不以德也翁既行之久仁義附焉毋論他姓即唐之老多八九十歲人咸遜推

以爲祭酒翁有二男子伯景舜從治生翁弗問也而獨許仲子以其敏故仲子嘗私習漢家言間治一室頗斥置古書盡其中翁庶得之仲力且罵曰若薄制科業不爲若能舍而自取通貴乎今國家方重科第以籠豪傑殆盡而吾詹獨寥寥焉使我愧稱詹且吾所以不棄若賈者何意也仲子乃始頰首制科業爲諸生者二十年數試數甲其儕至大試輒北翁猶撫之曰命也吾故健七箸能待汝及大試捷而後喜可知也然至應公車輒復報罷翁所以撫之如前最後復應公車翁乃謂仲子屈吾指與歲俱危盡矣恐不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五

能及汝吾聞之縣官方闢格而爲三途以待賢者胡不以時自顯見而使我不一收效於罵汝也仲子於是就選人得司江西之南豐諭仲子雅負文學名又以嫻敏吏事得臺察監司指旌獎婁下翁聞而喜曰吾固筮之知其必自顯見也翁素強無疾少能食酒一舉至竟斗不醉晚猶嚙臍躍馬年八十二矣而始屬末疾然強自力以起晨有黃冠叩門謂門者曰吾欲遊白嶽聞而公賢願一見之翁出見之則曰吾有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盂水置案出瓢中藥末少許內之水忽湧熱凡百餘沸而藥自團

爲二如梧子穎搏之堅於石復置之孟曰扁之家廟
滿七日而後發則啟之問至白獄乎否曰吾不復問
獄矣賂以一緡錢二襲衣不受出中門俄而不見滿
七日啟扁則異香襲鼻水半耗矣翁且服忽自疑曰
非常之事未之達也未達而嘗得無違夫子戒乎復
扁之後十餘日疾大發庚啟扁失藥矣翁且死呼謂
其二孫萬善萬英曰不能待而父柰何已而曰老人
分則已滿戒勿哭撓我我欲靜而還犬化俄遂瞑翁
有所恒飼犬在別舍嘗翁之病革起而伏床側淚淫
淫下也三日翁卒復前伏棺所淚復淫淫下已而趣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六

出田所投之肉不食以爲恒月餘竟死家人惟其事
以語仲子仲子乃益大慟曰天乎以一青氈殫我使
此黃冠有憾於不孝又使不孝愧此犬哉於是亦不
食家人前強解曰郎不食死不足以快郎志而柰此
地下何仲子乃強食故至於狀翁事獨許而有深痛
也翁諱傑字存邦別號松山元配吳孺人眇小而賢
能佐翁以禮前二十二年卒二子長郎景舜娶汪氏
繼趙氏次郎仲子名景鳳娶張氏仲子於文章師二
京時出入莊左於書師右軍父子其宦始試而國君
賓禮之臺察監司異之於乎翁可謂顯融今終且有

後矣奚必俟余言而後不朽雖然余所稱黃冠與義
犬事當必有以爲品詭者

銘曰余始而奉儒者以不語恠神晚而稍得其情以
爲人故有至而物亦有真嗟嗟以此異徵邁此異人
夫豈隨世而俱泯泯

龍洲顧君暨配徐孺人合墓誌銘

顧君諱聚字大成其先樊道之石組鄉人也至宋而
有將仕郎百七君者始遷無錫之上舍里家焉遂爲
無錫人二十餘傳而爲處士君堅娶於華有二子君
其次也生而秀儁踈眉目善舉止處士君心喜之謂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七

人曰是兒殆勝我爲遜配得尤塘之徐女甫勝冠室
焉徐復宜婦處士益心喜而家故饒其柝箸乃獨少
與君欲以觀君夫婦之爲人而君素強力耐辛苦與
時俯仰獲其贏息以致財賄徐復用勤纖佐之雖於
數不甚偶間起間躡而恒操其本以不墮處士君既
城居乃推鄉舊廬居君而君日遣人候訊安否雖風
雨無間處士君乃謂毋華是兒不負我屬無錫令欲
城城城中人分版築而起工而君伯氏不能應則捕
置之獄君自鄉趣謁今日伯氏家督也置之獄誰與
操版築者請以身受繫而寬伯氏令義而許之城成

乃免君歸而處士君既老欲均所析箸而卒病風不
果以卒客或挑君故所受不能當伯氏十三聞之官
我力能佐君而勝君謂父死未謀塋而謀及伯氏產
將隔我以不孝不弟人耶罵之絕弗與通族人漸歸
誼君而其老有耄而子弱者乃拍其別業併券而授
君侔爲已得直曰我死子幸收我骨君盡爲償其直
故浮之其老曰已矣不能復望子矣君指心而誓曰
吾所不爲任叔父終者有如日益其老歿而君所調
棺斂至塋一不以煩其子今其塚鬱如也嘗買米漂
陽市有同舍商遺百金積而去君檢積得之故若以

他事留者居數日商復過君所猶未覺君出以授之
商感歎欲割其半報君君咲曰使利若金者不全有
之耶嗟乎而未知吾鄉有被裘翁也他日嘗汎義興
西汎風暴起他舟多蕩沒而君嘯歌自若頃之獨前
濟知君還金事者相語以陰德報云君雖好施予晚
而仁義附之顧其壯時氣出群少年上群少年多縱
博使酒爲鷄狗俠橫行閭里處士君患之以語君君
曰易耳爲盛供具延請少年飲甚謹乃徐風以禮讓
衆皆起曰諾而一二無賴語稍不順君褻鐵椎叱之
曰監子不能碎汝骨耶且汝曹不即改而一日事敗

汗三尺吾何忍見汝於是叩首謝去質明而無賴他
徙其畱者襲長裾揖遜矣時方行覆田稅法所屬君
必精稅不侵田田不伏稅稱兩便而他所覈或視君
爲衡準徐旣前君逝君傷之爲拓宅西壤地竭土石
力樹松檟蓋十四年而墓成且莖而君業六十有五
丈夫子其長者曰原會補博士弟子廩學宮有聲以
元夕率諸弟張燈召客捧觴飲君大歡樂之酒行無
筭起視客目光射人黔鬢而朱顏客母不祝君上壽
者夜半病忽發遂劇原會迫延醫禱祠無所不致君
唉曰吾病豈醫禱而愈謂原會休矣諸孺子不及就
命

以累若遂卒時癸未之正月二十二日也徐之前君
卒十有四年五丈夫子者長郎原會娶於朱次原道
亦娶朱而天繼娶孔則徐出也次原性原良原教皆
未聘側出也女一適華思齊孫男子七閭如純如玉
如原會出也侃如淳如肅如儼如原道出也女二則
各舉其一原會將以甲申之正月起母徐殯而耐君
於新阡前期手事狀而介友人王稚登書來伏謁泣
請曰微子言世孰知有孤父母者余憫其意而志之
且爲銘曰 無所因而家以起此其材必有過人者
而僅止此君其借安焉以所不止此者屬而子噫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方元素處士墓誌銘

新都汪仲淹挾其友方生堯治而過余靖廬與談稅小治則出一編示余爲其王父方處士所論撰已又出一編而仲淹之伯氏司馬所著處士傳在處士故嘗善孫山人太初司馬以太初擬處士而日附於李獻吉之傳太初沾沾焉余陋於世知有太初不知有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一

處士既讀處士所論撰乃謂仲淹而伯氏所擬附非偶矣夫處士之與太初偶聲合耳太初爲歌詩矯健自肆非而處士所及處士之談性命辨王霸下上千古發爲文章詭崛傲儻以示太初不能讀也且而伯氏耶亦以歌詩遜獻吉其於文乃不爲獻吉也者益仲淹首肯之未既而堯治則已拜伏不肯起曰不肖之謁足下固有請也王父雖已耶上未有誌銘海內之能不朽吾王父者無如兩先生司馬爲之明而足下爲之幽不亦快乎不肖異日得藉手以從地下余左顧而謂仲淹乃欲使我復附而伯子雖然伯子吾

所嚴也且業已知處士深何敢辭於是克治復進徐
中丞之狀俾與狀叅伍焉處士之先爲軒轅相方靈
氏唐有玄英先生隱新定之白雲源十餘傳至宋奉
議大夫宗雅始徙蘭溪爲蘭溪人又數十傳而至處
士父賜能治儒家言娶朱而孕夢一兒從金華山乘
雲起右趾傷於石已處士生右趾黥如夢少穎爽便
屬文十二而分水趙守者試之咏鶴立就其語甚麗
明年治毛氏詩又明年走從其鄉章懋先生受易章
先生故與新會陳獻章先生倡道東南雅相重而又
與三山林瀚先生同年俱善經術章先生雅已器處
士處士又因以知慕二先生十八走閩從林先生受
春秋春秋成而再試博士弟子負不就則復走嶺南
謁陳先生一見語合解衣衣處士乃廢其經生業而
歎曰夫士業操觚翰不能深沈爲邃古之思顧僅日
取韓歐諸家語習之以資抵掌又不能竟其業而跳
之濂洛之溪欲以一日之見而踞童習白首之上我
則何敢我知有左穀檀弓莊列史遷而已杜門脩其
嚮益垂成而後出游復之閩林貞肅公俊客之南窮
蒼梧吊陳先生墓沈彭蠡陟三天子障憇白嶽黃山
縱游金陵栖遲於吳門者久之後先所善若楊君謙

沈啟南都玄敬徐昌穀文徵仲黃勉之相挽爲詩酒
社所謂孫太初者邁而心相折也已歸奉其父母山
中毋卒卜塋之祖兆族豪陵而發之處士號慟墨衰
直之官抵豪罪歸地於處士而不忍復也會處士父
亦卒既服除遂縞素終其身當正德初寺人瑾用事
張甚公歎曰滄海橫流一蒿將何之去而學仙得玄
英先生之白雲源而居之猶不能遽忘用世時乘
輿且南狩諫而得杖者百七十人而其友陸兵部震
死焉處士悲歌慷慨謂惜哉逢干何以不爲盛世
諱寧庶人因而反豫章以南驛搔甚中流且風矣何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三

以不知壺我作一壺生傳既讀肅皇卽位詔而曰

夫既或治之余何言哉轉徙金華之解石山故有青
霞館丹井竈遺跡構玄真樓其傍以栖者十年所而
跡者踵至復轉徙益深得茆山之金笥庵又十年所
而跡者復不絕其門人子弟乃奉之歸溪上故里使
謝客毋勞跡我我老不任掃徑也而鄉人程太史文
德每訪處士必屏騶從僂行脩刺學使者孔天胤當
行部呂柟先生遺之書公車不辟召久矣非方處士
胡以應之孔君至部覘處士知不可屈乃已而處士
年已高郡邑行鄉飲賓禮禮處士辭獨徐中丞爲今

與曹守強請爲一赴而已。處士生平足所至靡不友其賢豪長者而不好軟語，狗合其所師。章先生晚而謀邑，居所友唐太宰母夫人老矣，而迫朝命欲出處士，皆以詩風止之，不能用。居一載而太宰不良去，後五十年而章先生之遺雛以邑居，習徂敗所嚴事。林貞肅公直言正德時，既而自危，日惴惴。處士曰：惴惴何爲哉？危及朝不及野，林公悟而請告王文成公。少於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簞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

情耶？文成強咲謝微先生言：我幾復作陰衛尉先生。故井丹也。處士諱太古，字元素，始謂衆人盡智，我尚蒙曰：天蒙子釣於溪，而寒曰：寒溪子居白雲源，則曰：白雲僊。又曰：一壺子曰：六有先生俱有記傳，其生以成化辛卯而卒，以嘉靖丁未得壽七十有七。有丈夫子二人，曰：選曰：遺，而諸孫中獨克治能嗣。處士言志曰：處士志大而才不盡，繼其文力欲追邃古，郎不能超乘而上之，不至受宋役矣。思以身康濟天下，不見庸其遺書，若方藥可足按矣。欲冲舉而不能，創大還然亦老壽畢其賦矣。彼所遊多大人世，且以爲爲名。

高也者而實不然。是宜銘。

銘曰：有賢者弘嘉際，太古名方。其氏奇其跡，遂其致。宏其聲，泯其際。傳者誰汪，伯子誌者誰王。元羹膾人，口自今始。

處士春山翁君暨配吳姥合葬誌銘

余以萬曆癸酉秋九月，挾吾弟敬矣游西洞庭。有蔣太學能爲主，而蔡翁者九十餘，而贈余詩及藜杖，因相與登縹緲峰，探林屋洞天，蓋窮湖山之勝五日。而後過東洞庭，無適爲主者，宿長坂寺。一夕返望莫釐峰，若天上歸久之，以他事汎由拳，遇中表弟陳生偶。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五

及之。陳生頓足曰：惜哉！有翁處士而不能待公也。及處士在，可以詩可以杖，而同登莫釐，因頗言其慷慨好俠游，傾腑以事賢者，而不寢然。諾問其名曰：叅問。其字曰良濟，問其居曰莫釐之趾，問其年曰八十。則以前一年卒矣。其卒亦九月，翁卒之九年辛巳，而其配吳媪始卒，壽至八十九。明年秋，復汎由拳，飲陳生舟中，忽起而謂余：處士有冢子，籩材且謀歸其姥，從返馬家塢之故兆，而日夜泣也。曰：是必聊耶公文而後不朽，異日毋斬一言乎。余時漫諾之。今年五月而陳生復爲介紹，以籩及少子盥手，諸生嚴果之狀而

拜且請曰敢邀子之惠母使已余諾也視邁現磊而
謹能世其家者也視簞楚楚不難爲弟者也已讀嚴
子狀與陳生嚮言多符合喟曰始吾殊恨諾乃今者
不恨諾爲之志志曰翁之先世爲大梁人宋中葉有
諱承事者以千夫長從扈蹕南渡既倦遊聞東洞庭
之僻且有伏腴曰是可托而樹也聚其族近百人居
焉遂稱其鄉甲族凡十七傳而至處士父皆長者處
事生而風骨隆隆起出就外塾讀書了大義然不樂
受博士觚翰曰與而曹一握筭子能縱橫哉夫子貢
去我何幾父異之大出橐中裝俾客游因挾其從季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六

贊南浮湘漢止江廣二陵北徇燕趙所至獲輒倍爲
高賁而息於清源曰縮貨咽也清源多巨賈其豪好
游大人以自成其重所狎侮不如爲恒而顧獨折節
士處士處士亦樂與之處益市牛酒作釀鳴瑟屣履
呼盧浮白窮晝夜不示倦色又善音吐時時於廣坐
中評駁世故援證古昔纏纏如也處士故號春山客
聞翁春山至一坐爲傾而又能時時飭以義歲大疫
買地郭外爲叢塚以塋死者而標叢之民欲爲東嶽
行祠力弗逮處士獨身任其劇既成而壯麗冠一方
已又卽其宮爲高坐坐者宿其上以朔望訓誨問左

少年相率禮讓彬彬矣當是時處士義聲振齊魯間業亦上賈而子姓之曉經術者得占清源籍補博士第子矣甫六十歎曰客不止車生耳且不腆先人之丘壟在我何敢頓忘之於是幡然歸時郡邑課貲以役處士遂得最劇役然以勤力籌筭更用是中上官指蔡守國熙曹令自守時時有所咨訪吳獄湫不勝繫而宿囚黥陵其新入者處士請廣鋪室別處鬼薪以下而身任其費凡三百金時倭已躡西洞庭處士捐橐募惡少年衛其里里得無犯歲大疫復捐橐施藥於要祠而以名醫主之所全活甚衆守令益賢之

風諸生上事臺使者旌其廬且錫以章服處士拜而篋之亦不時時御也處士雅好客客之至洞庭者絕少而所配吳姥復善申饋以故得精專其思於延納復爲里中冠大較如陳生言吳姥者武山名族也生潔齊有才操而不爲妬以故處士獲自寬媵婢成列而至於其養姑必身任其烹飪歲時享祀必腆曰吾職也處士久客垂四十年其安於室者不能百一姥代之政斬斬矣其大指以柔仁善下人至輟食食饑者輟棹以予貧死者嘗獲刈林之盜而命縱之曰吾不忍成汝盜名令縱汝汝後勿復爾也蓋處士卒而

家益起人不知有凶喪則咸歸姥力云處士之丈夫
子五遵豆壘簠箎而姥舉其三遵娶萬氏壘娶嚴氏
簠娶葉氏子且次室王出娶金氏先卒箎次室梁出
娶金氏繼娶葉女二適席壁席漂孫男十四啟端啟
明啟潛啟弘啟陽餘未名曾孫男六正學正名正誼
正道正卿餘未名塋期在癸未九月之四日嗟乎處
士以未富於旅以本富於鄉世固謂其善朱白之術
然所至必成其義名非苟焉而已者吳姥之代爲子
爲母豈不烈烈女丈夫哉是宜誌且銘銘曰

封而土被而柩過者式疇之故嗟嗟余不遇汝而汝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八

余遇能使汝永終譽

金逸齋處士暨配潘孺人合塋誌銘

金處士之卒也以隆慶癸酉孟嘗才其子鄉進士伯

謙伯謙既除服自矢必得一命以報君而後歸君於

地下亡何伯謙亦卒凡九年而爲萬曆壬午處士之

配潘孺人又卒時伯謙之子兆登亦已舉於鄉罷公

車對而歸治喪事期癸未之十一月謀啟君殯與孺

人合而塋界溪之新阡屬邑子唐時升狀其行事而

復屬余俾誌且銘之曰使孤之王父母歿而有聞於

人者唯吾子已而曰使孤之先人歿而今獲暝者亦

唯吾子余憫而許之按狀君諱翊字廷贊逸齋其別號也世爲嘉定人居羅溪傍父棣以孝弟力田聞娶於陳生君君少讀書不成稍長受家業孺人十七而歸君君時甫十五也然相與精勤治生稱父母指矣君居恒依膝前郎之邑請賦一二日則忽忽如失而其最後乃更以賦事如京師而報父卒君痛欲絕久之始蘇每長號邸中邸舍兒掩耳徙之他所曰我曹何以寢食追歸面深墨不可辨矣比服除以至白首時咄咄自數曰病不預湯藥死不預舍殮以比人子數得乎少弟贅於婦家去舍之東十里許每遇東來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三

九

人輒問與吾弟識否今何狀一日人謾謂君季子某事急得錢如千緡而解未辦也君即欣然出錢授之其人心愧更語吾乃戲君耳君真長者君同產女弟二人又伯叔女兄弟二人嫁而俱寡且貧君悉迎寘之家而衣食之其始猶難孺人孺人曰豈君獨爲義也長者吾姊少者吾妹益所以捐循於君有加矣君雖業廢書然折節禮重儒士遇有所論說傾耳聽之唯恐其畢行闈闈中聞小兒諷誦聲亦津津喜而孺人家世習詩禮其弟士英者博學而文能治五經九流家言最號爲通儒君時謂孺人吾老矣日入之光

其與幾何趣伯謙束脩以往母失之伯謙遂能竟潘氏學卽兆登始離齷其得於潘者不淺少也伯謙既獲薦賀客滿坐君忽愀然曰吾猶記吾父坐此兒糜取棗脯啖兒而口授之誦今欲報吾父得乎已而滄涔涔下不禁也君尤好施予急人之難甚於己里姻有逋賦逮者方獄急君悉橐業償之不足則從孺人脫簪珥以補之其人出乃大驚謝君不復寘齒嘗以春時過所知見其畝不治而恠之對曰非惰也力不任治也君遺以一具犂快犢後旁畝益拓至富間左周某王某者貧且鰥獨君食之死而塋之且歲時薦

以孟飯曰毋使鬼餒也君之好施予固天性然亦潘孺人有以成之孺人之從田間居恒以鷄鳴具數十人食食畢男子出攻穡婦女紡績補縫老稚治春刈薪蕭無一遊手者其歲時問遺宗戚恒恐不徧有貧而欲旬段者阻縮不能自達孺人徵其色而叩之使滿意去君卒其治生益勤迨伯謙卒乃撫兆登哭曰天乎胡至此極也吾朝哭而祖暮哭而父所以餘食息者以而在也兆登感奮爲諸生雋有聲孺人乃築一室供佛晨夕禮誦曰吾問西歸裝於人間裝無與矣時僊真雲陽子且化孺人以問謁獲栢葉賜曰僊

真知我哉自是益精進以至病且屬纊戒家人勿哭使誦彌陀而和之聲絕乃瞑君之壽六十有三孺人後之得七十四子一郎伯謙名大有娶於傅孫一郎兆登娶李爲故刑部郎汝節女孫女三長字高壯次適陳尚珣次適太學生王衡皆前天
銘曰夫婦競爲德而高其門安汝魄者汝孫以汝有聞者吾之言

凌玄旻墓誌銘

凌玄旻者諱湛初玄旻其字也其先世爲湖甲族治中公賢有子曰中丞公晏如晏如子處士公敷敷子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十一

司訓公震震子比部公約言約言子工部君迪知工部君有三丈夫子玄旻其長由諸生進太學娶於張爲同舍生天相女而左都御史莊僖公之孫也玄旻生二十而病病五年而死僅二十四無子一女許聘陸大武嗚呼傷哉無天也玄旻生而敏識絕群甫舞象即工屬文不帖帖時制而下筆累數千言不竭與其弟潤初相雄長乃其意則恒寤寐左氏司馬建安家言矣當其爲古文辭務出於人所不能道陵險詣絕以爲功而其於尺牘小語則益精霏霏若吐玉屑又若坐晉人而與之清言也爲人孝友自天性既內

恨工部公之宦薄而用不盡讐不能顯托之言而又才其第潤初自以謂不及之當潤初病憂之甚至欲以身代而不得乃爲文十餘章章數百千言以痛之覽者靡不爲酸鼻也玄旻雖少年乎雅已多長者游郎亡論他郡吾吳中如文氏伯仲皇甫子循陳子兼黃淳父俞仲蔚周公瑕王百穀錢叔寶輩凡他稍以文事著者靡不籠絀茗奉尺牘而贄交諸公亦多異其文以爲賢於貴紹介雖號大父行者亦折而爾汝矣居自念生不及李于鱗與余書輒三致意焉玄旻雅好古人圖籍碑板而工部君以宦垂橐意不能副

介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之至脫內子簪珥以購中丞公有書名仁宣間玄旻得一帋輒津津喜不成寐也凡工部君之爲德於鄉多玄旻與其母包宜人力玄旻既以哭弟困湯藥間念無已時而包宜人亦用哭子故病意不忍傷之乃脫身依其婦父讀書稍自寬益斥買書史而不能無移於酒嘗汎太湖遇警意忽忽病寢劇遂不起益玄旻歿而包宜人亦繼之矣玄旻凡有集十餘卷而最愛所謂薄禠書者以序屬曰不幸有霜露之恙郎一旦不諱誰爲定予言者予謂玄旻之年甫二十有四捨而就醫藥何恙不已而戚戚焉身後之是虞以余

之倍年而長者何覲哉然余至今猶幸存而玄旻之就木三周矣余以工部君獲交於比部公亡何而玄旻稱小友然不十年而表比部公之墓今又爲工部君包冝人之誌若銘已又爲玄旻誌若銘余於文不能如韓退之其視凌氏之於北平王三世者何異也而况於爲比部君者當又何如也銘曰

雛而五章汗而流益著爲文辭磊砢而慷慨人以爲不祥雖則不祥其人不亡

畢處士暨配吳孺人合塋誌銘

畢之先自公高以至萬散見中土爲名族而唐自汴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十三

而宦歛者家焉宋長汴今景鎮始徙海陽之閔川數傳而有士信者其貲傾里中顧以儒術顯又再傳而至拱則處士父也娶於胡有四子其仲爲處士生而竒穎讀書好涉獵大旨而父拱數客游挫產不欲竟處士學俾習治生時鑑潭吳毅亦名族中廢有少女而賢父拱聞之爲委禽焉甫歸而父拱歿處士年十八矣伯兄之代父客而二季髫髻未有知家屬將百指坐而倚處士食又竭方營喪塋以是益困處士既服除歎曰丈夫安能坐稿乎廢箸得餘餼因屬其大母程母胡於吳孺人而坐行賈所歷青徐荆揚且徧

會其伯兄亦善居積相與哀南北利權而操之叔季
既已壯任什一息而處士居其間尤爲精心果任動
必中機鍵亡何成大賈處士既已大賈則能優寬諸
小賈使得效其智力所貸毋錢於人亦務薄其子收
而久之卒得厚報然有天幸所遇島寇凡再其他舟
非焚而剽而處士獨亡恙卒以完資歸益三十年而
積鎰累巨萬伯兄與叔季亦埒之當是時畢氏財雄
郡邑間孺人之代處士子則夔夔齋慄二母咸允若
矣當孺人治室所摹畫豐取畜出不下處士其居與
行訾畧相當然雅能佐處士施以成閭里間聲處士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十四

既壯無子孺人爲從吏置貳趙俾侍行舉二孺矣孺
人撫而子之如已出也已而又爲置貳閭復有子孺
人復子之如二子也已而處士之叔弟濠與婦俱夭
遺孤曰堅者尚幼處士哭之慟孺人謂曰毋過哀所
以不死叔氏者孤請爲子之自孺人之子堅而三子
者弗敢望也堅既已成立近三十而夭亡子處士乃
益大慟曰今而後叔氏始成死矣謀置後人或謂處
士寔子之又家所繇起宜以處士之諸孫後處士曰
吾何以私堅家也擇次後者後之然自是日鬱鬱不
樂以至死處士雖不恆讀書人有能爲書語者聽之

恒恐倦爲三子延名師自行迎除舍尊事之如神明而孺人內治旨脩醪鋪相繼以是三子俱篤學善屬文有聲學士大夫間處士雖饒蓄其所治宅第務堅朴不欲以華侈相豪一切狗馬鍾鼓飲博翫好若無睹者而孺人之佐之荆帚無異居約時服也處士諱濟字天霖生以正德己巳正月二十六日卒以萬曆丙子九月二十三日得壽六十有八孺人以哭處士毀後六月而卒以丁丑之三月二十五日距其生甲戌之五月二十四日得壽六十有四三子所謂趙出者太學生竟可竟成闡出者竟孝皆娶於程而趙復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十五

一女亦適又川程天斂竟可子一自強聘汪竟成子二自立自正竟孝子一自高聘程女孫六其長許黃氏聘餘俱幼竟成游於吾友莫廷韓負才氣又後孺人六月卒而竟孝將以戊寅之二月殯於某原而介廷韓之傳與吳瑞穀之狀來請誌若銘余讀之竊有感焉徽俗織齋精於入計其儉在施予而侈在挾邪處士一切反之婦女茹弗能媵又弗能子媵之子孺人又一切反之竟孝以經術著而工詩辭便筆札其謁予也雖斬馬在衰經不勝瘁而秀外惠中可念也是宜爲之誌而復銘之曰

大史公稱南陽賈而法孔氏之雍容鄉魯去文學而趨利處士利成而去之而教三子以文學通孺人變其俗而穆乎小星之風賢哉女管何必形而士何必盡出乎童纒

與客處士南野顧翁墓誌銘

蓋無錫有顧翁云而自顧翁之篤行直亮者四十餘年而未聞也晚而其諸子憲成領應天解人乃稍稍稱顧翁會翁卒而憲成以狀來請誌銘讀之作而歎曰有子哉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此而今而後知顧翁也乃爲顧翁志按狀顧之先爲樊道之石紐鄉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十六

人至宋而將仕郎百七者遷邑之上舍里十餘傳而爲處士公夔娶於王寔生翁翁少負氣倜儻不喜習博士家言而獨手莊子一編不置曰能前得我意者是書耳至稗官史家若傳水滸者以猥褻聞而翁間喜之曰亦可以快濁世憤也不猶愈於城旦書乎間與客談天下事輒抗手掀髯長太息里中人稍異之推爲亭長所部決號廉平頃之佐其里稅入不師游於市廛曰是可以豪也已念家不果歸邑邑不問生產所旬貸家多義之輕其讐而顧翁顧用自愧恨悉廢箸輪之獨身跳溼水上日一糜居不蔽風雨已

試爲酒人豆人染人輒售漸能自衣食而其間左家子以翁非土著而售忌之爲宵警顧翁懼轉徙石村居三年益貧復還涇土顧翁乃不求售筭噐食而寄厪口猶價不貳久之漸信於其鄉鮮所不取質而資用亦漸以饒富人爭推金以貸顧翁唯恐其不諾而貧者緩急有所欲貸不以之富人而之顧翁顧翁亦慨任之曰必羸而後我乎取母乃非丈夫哉有遺金於肆之西偏者標而購其姓名得吳跛人以歸之嘗爲貿易當三十金而其人誤羨其半亦召而歸之糶粟於陸五日而價驟衰愀然曰吾不忍其耗謂陸來分而金業賤價矣又嘗寬張氏兒通屬其構而以居閒請爲曲解之而還其所鬻產直曰毋而慚也蓋張氏兒語及顧翁泔泔下矣顧翁有四子其長者力穡共養而叔氏卽憲成與其季允成游於邑庠有聲守令賢重之謂顧翁素長者能父將致而襲之冠帶顧翁謂憲成曰吾賈人子何所損益於世以而曹故而使我名姓墮長官耳乃又分孺子餘豔加里閭乎趣謝病休矣涇西之老謂憲成輩之見賢重也聞行以事謁顧翁曰請以百金爲翁壽翁怒曰若賈我又賈孺子哉我誠不益壘斷何至從有司市而以孔孟

書貨三尺法也耶守令以伏贖資二子者亦趣令辭
弗受曰諸生者數百千人官烏得人人資也而曹柰
何先之且士食貧固當守令問知爲顧翁指遂亦賢
重翁而憲成既領解顧翁有憂色憲成跪問曰兒向
者兩斥而不憂今乃憂者何也顧翁曰嚮者若憂矣
憂則勵勵則學日進今者若喜喜而惰因之吾所以
代若憂也然居謂二子不畏若驕畏若習象恭耳夫
象恭之敗人德也甚於驕蓋顧翁爲人廣額豐眉巨
目隆準美鬚髯聲音如鍾對客竟日不能創一佞辭
遇不善無所不規正恒自謂意有所蓄如噎物必吐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一

十八

之而後已以故其敕憲成輩以弁介慎取而戒其習
象恭甚於驕然顧翁孝友內至其少弟六歲而寄食
邑朱氏屬朱氏覆失之顧翁歸自京師夫驚惶行求
遇於邑南郭相抱持而慟解衣衣之與偕至家爲提
携至成立顧翁之病也弟率其四子夷於子以奉湯
藥翁分產而授之亦差與子夷顧翁生平不喜佛老
晚得其書而善之以爲去儒者無幾第所爲功德醮
禳之術與其徒謬妄耳里有蒸嘗而不血食者顧翁
謂之曰柰何死其親耶若不能不草木食是寧無生
理者而於禽獸奚擇焉邑有厲憑人語灾祥叩者趾

錯道也顧翁試往自晨至夕厲不敢下乃謂人媚神以求福者誤夫神而可媚奚神哉迨其病也醫者絡繹而弗進藥卜者門而弗令入也祝者巷而弗許知也顧謂諸子孝弟力田多行仁義而已起坐櫛髮手洮頰未竟談咲而逝於乎達哉顧翁生於正德丙子正月初九日卒於萬曆丙子十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其配錢孺人有婦德四子性成娶陸自成娶曹憲成娶朱允成娶華孫男六新孺聘黃惺孺聘華性成出閭孺朗孺目成出彬孺憲成出負孺允成出俱未聘孫女一禧徵許字王幼文性成等擇某月某日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十二

十九

厝顧翁於上舍里之祖塋余既以憲成狀而志之矣竊謂季次原憲空室蓬戶之行而太史公慕說之不衰彼其取觀於公卿大夫之間而毋所得故約而求之間里以顧翁之爲生微至於洒削胃脯而其節不遇取予德不能出數十里之外然以視夫顯貴隆重而瑣瑣其行者抑何徑庭也卽顧翁材所自樹立微憲成當必有傳者雖然微憲成吾幾失顧翁乃更爲銘曰

有隱德而弗顯有儁才而弗獲展以篤其子夫誰曰不吝

